

# 自為牝牡

本作為白澤同時具有雙性徵的特殊設定，請  
謹慎閱讀

「我當然懂女孩子的想法囉。」全知之神白澤笑著，手往下按在自己的下腹部，「女孩子有的，我也有。」

鬼灯已經有些忘記話題是怎麼進展至此，應該說，白澤現在說的話，讓他腦中一片空白。

現在的場景位於神獸白澤所經營的漢方店，兔漢方極樂滿月，時間是下午茶時間，地獄閻魔殿的第一輔佐官鬼灯前來至此的目的，是要從白澤手中取得現作的中藥，好回去給閻魔大王作晚餐的進補。為了要作這個藥，白澤必須暫時歇業，停下來專心製作才行，而在那之前則是要先好好招待前來的客人，等到客人都離開了，才能掛上臨時休業的牌子。

話題是怎麼聊到這裡的？是了，白澤與女孩子調笑的時候總是拖拖拉拉的，一下問問睡得好不好，一下又聊起最近喜歡的美食，昨天節目當中出現討厭的女藝人也聊了許久，讓坐在旁邊摸兔子的鬼灯靜靜地發出殺氣，白澤也毫不在意地跟女孩子們再聊個二十分鐘才開始準備關店。

無意義的話也聊了這麼久，神獸白澤開這店，只為了些下流動機。在坐著等待白澤煎藥的時候鬼灯吐槽了白澤這句，白澤則扯著嘴角露出壞心眼的笑，說他那些都算是問診的一環。哪門子的問診要問到昨晚看到的節目？白澤回應，言談中可導出女子之口氣、情緒、虛或燥，甚至飲食及睡眠喜好，可以讓人知道女孩子的身體處於什麼狀態。月經前、月經中、月經後、排卵期，按照時期給藥而不是胡亂給一個方子，對身體才有幫助。

還排卵期呢，話題依然下流。鬼灯皺眉道，滿腦子想跟女孩子約會可稱不上是懂她們的想法。

然後白澤就摸摸自己的肚子，說了那句話。女孩子有的我也有。

聽到這話，鬼灯先是張著嘴，靜靜地看著白澤好一陣子，腦中還一片混亂。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就是這個意思。「所以說是什麼意思？」鬼灯托著下巴，他很久沒碰到可以讓他腦力激盪的智力問答了，「是指化為人形的您，擁有跟人類一樣的身體？」

「啊，對了，小哥你不知道嘛，應該說我沒讓大家知道呢。」白澤將湯勺拿起來放在一旁備用的碗裡，轉過身，在櫃台讓曲起雙肘，捧著自己有些嬰兒肥的臉頰，望著鬼灯，笑嘻嘻地眯著眼睛。「我白澤啊，同時擁有雄性及雌性的器官喔。」

傳說文件中沒有記載，世人的傳言也並非如此。

鬼灯歪著頭思考，就算白澤這麼說，他也未立即喊著「真的假的！」然後倒退兩步，只是從頭開始思考一遍關於白澤這神獸的定義。世上獨一無二的白澤，擁有所有的知識，會在明君出現時現身，獻上知識及退魔術。而同樣給賢帝帶來吉祥賜福的四瑞獸，即，麒麟、鳳凰、應龍、老龜，四種皆有分雄雌，後代旁族也眾多，獨獨白澤，這世上是唯一一頭的存在。由於大家都十分習慣了白澤的狀況，所以從未有人去思考，白澤沒有同族要如何繁衍後代。

但是，雙性？想想鬼灯還是覺得有點違和，首先白澤總是維持那洪金寶的髮型，雖然中國古代不論男女都留長髮，但短髮多半是男性才會保持的髮型。白澤的自稱是「僕」，在日文的文法當中，這是男性成熟帶禮節的自稱法。白澤從神話時代起穿的也都是男性款式的衣服，總是著禪裝，雖然那袖口的荷葉邊是女人才用的，配色也過於女氣……

呃……現在的這身白色簡式旗裝也呃……等等，這種上衣下襠只到大腿的款式在農家的女性上反而比較常見。

鬼灯從有印象的記憶去搜尋，第一次見到白澤大約是四千年前的中國留學期，也就是認識了白澤也有幾千年份了，第一次知道他的性別，該怎麼說，不是單純的男性。說真的，鬼灯有點混亂。

「白澤先生。」鬼灯將兔子放回地上，望向那撐在桌上笑嘻嘻的白澤。「這是什麼高難度的笑話嗎？」

「不是喔，呵呵，因為這件事沒在外頭公開，所以你會驚訝也是理所當然的嘛。哈哈，我騙過精明能幹的輔佐官四千年囉。」白澤那狐狸般眯起的眼睛看起來笑得洋洋得意。

這句話挑釁得讓鬼灯略感不悅。

「是這樣的嘛，因為是無法證實的事，落得了是否真是如此的哲學問題。」

「怎麼說無法證實？」

「您若是兩性兼俱，又是不公開的秘密，我也不得要求請您提出證據，因為要求別人給男性的我觀看女性性器官，這是非常失禮、得直接抓去審判的出格行為。」

「的確是這樣，小哥你雖然十分嚴格，對女孩子卻是紳士。」白澤繞出了櫃台，在鬼灯旁邊拉了一張椅子，坐了下來。「若是我能在不讓你失禮的情況下，證明我是兩性兼俱體，就代表我贏了你這一局了，是吧。」

「您也不用證明，我就當事實是如此。」

「雖然不大，不過我的胸部有一點點發育。」將兩腿抱在椅子上的白澤愉快的笑著，他似乎無視了鬼灯那一抽一抽的表情，「我同意讓你碰的話，就不算是失禮吧。」

「您喝太多豆漿，導致男性女乳症了？原來您鋪陳這麼多，就為了這個梗？」

「才不是，真的啦！我又不好脫褲子給你看！」白澤嘟嘴鼓起臉。

「說到脫褲子，有點好奇兩性兼俱的話，器官是長什麼樣子。」鬼灯的眼睛閃閃發光的，因為這是神話史上未發掘的部分，稍稍點燃了鬼灯的學術之心。

看到鬼灯如此好奇，白澤馬上找出了紙跟筆，畫了畫後遞給鬼灯。「諾，是這樣的喔，陰莖在原來的地方，也就是跟女人的陰蒂同位置吧，我的陰莖跟一般男人比起來似乎算小一點，偶爾穿女性的內褲也不至於悶著不舒服。陰莖下頭是陰囊的囊袋，囊袋底下就是幾乎蓋起來，比較薄的外陰唇，陰道口就在裡頭，沒有陰蒂，符合演化呢，陰莖是陰蒂的進化，尿道就直接在陰莖裡頭了。由上而下就是陰莖、陰囊、陰道，子宮的話就在肚子裡喔。」

「光聽就有一種奇妙的獵奇感，看了圖更這麼覺得，這種肉塊觸手團塊的組合還真是克蘇魯神話風格。」鬼灯仔細看著白澤畫的那張會嚇哭小孩子的器官構造圖，決定好好地收進收藏裡。但關於理解白澤的下體是怎麼回事，還是單憑話語去理解比較不恐怖。「這麼聽起來您的陰道口是直接被陰囊蓋住吧，衛生方面有處理好嗎？」

「我底下的小貝殼有好好的閉上喔，當然啦，清潔方面我也有注意，穿的是寬鬆的平口褲。」白澤笑著側頭靠在膝蓋上，「小哥真青春啊，對器官話題就這麼喜歡嗎？」

聽到白澤這麼說，鬼灯平靜地將紙張折好，收進袖子裡。「只是對於您獵奇的想像力還算是有可討論之處。」

「你這個人真的很討厭。」白澤從椅子上跳下來，走到鬼灯旁邊，捉起鬼灯的手，微微笑著，將鬼灯的手放在自己的胸口。

鬼灯愣了一下。

明明是平坦的，卻能感覺到柔軟的觸感，手掌隔著衣服還能感受到微微突起的一點。

「如何，是女孩子的胸部。」白澤的口氣像在炫耀。

的確，摸起來像是女孩子的胸部。

可是那長在白澤身上。

那長在白澤身上。

那長在白澤身上！

「咳。」鬼灯皺皺眉，他有點難拿捏手的動作。

「別使力，那樣會痛。」白澤鬆開捉住鬼灯的手。

「抱歉。」鬼灯雖然這麼說，手還是沒移開，依然將手掌貼在白澤的胸口。

「如何，用手就可以感受的到那一手能包覆的美麗吧。」所以說，這美麗的胸部是長在白澤你的身體上啊！你到底是想炫耀什麼呢？在白澤笑嘻嘻地說著這些時，鬼灯腦中一陣混亂。

「會長這胸部，也就是說，雌激素有在作用對吧。」

「當然囉。」

「也就是，主要是從卵巢分泌出來的。」

「這個大帥哥這麼正經的討論這種健康教育的話題，感覺好色喔！」

「也就是能夠懷孕嗎。」

「沒試過所以不知道呢，而且我的性徵發育不多，大概不論男性或女性的分泌都比正常人類再少一點，才能保持活性吧。你看我的肌肉也沒受到睪固酮太大影響，只保持精實的體態，身高也是介於兩性之間的身高，大約是一百七十公分。不過，既然有發育的話，大概是沒問題，

我的……」白澤說著說著抬起頭，原是保持著笑容，但對上鬼灯的眼神後，他的表情慢慢僵硬：「……子宮……應該能……」

貼在自己面前的鬼灯，露出白澤前所未見的嚴肅神情。

「能夠懷孕嗎。」鬼灯一個字一個字慢慢清楚的講著，他瞪著白澤的表情，像是蛇在盯著小白鼠一樣。

「白澤大人，我回來了。」

拉開了極樂滿月的大門，白澤門下的學徒，桃太郎，擦了擦汗，背著背上的藥材回到進入了極樂滿月。他在鬼灯來到店裡以後就被白澤吩咐出去摘取藥草作備用，桃太郎也照吩咐去做了。現在是相對而言太陽較小的時候，這個時候出門比較不會累。

然而，才一進入大門放下藥籃，就看到白澤朝著他跑過來，溜到他的背後，緊抓著桃太郎還滿是汗的後背，哇哇大叫著：「T A O太郎君，T A O太郎君！」

「怎、怎麼了。」桃太郎莫名其妙地轉頭看著躲在背後的白澤，然後又轉頭看向前方，發現那站得挺挺的，散發著不尋常氣息，臉部肌肉繃得老緊的鬼灯。

「我說白澤大人，如果您又犯了什麼傻讓鬼灯大人生氣的話，勸您還是老實的道歉吧。」桃太郎已經習慣了兩人的衝突，他非常淡定地看待眼前的狀況。

「救救我啊，T A O太郎君，那傢伙變得好可怕啊！」白澤兩手按著桃太郎的肩膀，一整個就是拿桃太郎作肉盾的姿態：「他想強暴我啊！」

「啥？」桃太郎用著看神經病的眼神瞥了白澤一眼。

「您在說什麼呢，白澤先生。」站在他倆面前的鬼灯，將袖子拉至手肘，露出強壯的前臂肌肉，「是您先做出那種引誘我的行為，現在卻向別人控訴是我心懷不軌嗎？」

「哈？」聽到鬼灯正經八百的說著這些話，桃太郎一臉錯愕地回頭，張大嘴吃驚的看。

「我只有讓你摸胸部而已！」 「欸？」

「您不知道讓人摸胸部代表什麼意思嗎？」 「啊？」

「可、可是你說什麼能不能懷孕什麼的、用、用那種眼神看著我……」

「暫停一下啦！」桃太郎憤怒地大吼，震得後頭的神獸及前頭的鬼神都不再作聲。「從頭開始啦，你們這樣子我很為難，都不知道該從哪邊開始吐槽起！」

「對不起。」鬼灯及白澤在吐槽擔當的桃太郎面前，似乎顧慮到氣氛，兩人安靜老實下來。

「你們這是新的什麼對決嗎？」桃太郎首先無視了什麼摸胸跟懷孕的話題。

「不……算是一時興起……」躲在桃太郎背後的白澤支支吾吾地說。

「白澤大人說的事，是真的嗎？鬼灯大人。」桃太郎盡可能不想提到強暴這個字。

「廣義的定義來說，是的。」鬼灯盤著雙臂，表情沒有動搖。「我想與白澤先生有更進一步的關係，而這違反了白澤先生的意願，似乎是。」

桃太郎先是沉默了一會，然後低下頭，嘆了一口氣。「所以說，我不太想知道，不過鬼灯大人想追求白澤大人是嗎？我是從來沒想到鬼灯大人是同性戀，不過啊鬼灯大人，先不論白澤大人的意願，他就算是神獸也無法生小孩的吧，請您冷靜一點。」

說著說著，桃太郎抬起頭，看到鬼灯一臉驚訝的表情。

「……連桃太郎先生都不知道？」

「啊？不知道什麼？」

「是喔。」在桃太郎身後的白澤，微微勾起了嘴角。「我說了那是沒跟大家說的事，對吧？除去祥瑞的朋友以外，你是第一個知道的男人，鬼灯。」

## 二

在一陣混亂的狀況下，白澤順利煎完了藥，讓鬼灯帶回去。之後，桃太郎都來不及詢問發生什麼事，白澤就匆匆地關店，溜到眾合地獄混了一整晚。

隔天白澤一副沒事一樣的作早餐準備開工，而桃太郎終於忍不住，逼問昨天發生了什麼事。

「這件事是秘密，不可以跟別人說。」端了一碗杏仁豆腐給桃太郎的白澤陪著笑臉。

這句話不是讓謠言傳出去的信號？桃太郎雖然想這麼吐嘈，但還是靜靜地聽白澤解釋。像是言談間對鬼灯透露了自己的真實性別，為了證實，讓鬼灯碰了胸部，結果讓鬼灯激動起來。

「唔——」桃太郎雙手抱胸，皺著眉，低著頭，閉起眼默默思考。訊息量太多了，導致他不知道應該先驚訝還是先吐嘈。「聽不太懂，所以，白澤大人其實是女孩子？那我過去是不是太失禮了，用詞應該要修正嗎……」

「不用啦，我不是女孩子。」白澤笑嘻嘻地用手將臉撐在桌上，「我是兩性兼俱啊兩性兼俱，所以說用平常一點的態度就可以啦，反正我對外還是直接說我是男孩子。」

「好複雜啊，比釜小姐到底應該歸在哪個性別還複雜，他們那種好歹還有『男大姊』這樣的名詞可以用，白澤大人這種類型應該怎麼分類才好？」

「別想得那麼複雜，我又不是這個世界的首例。」白澤雙手合十，閉上眼睛。「觀世音菩薩就是兩性兼俱。」

你還真有膽跟觀世音菩薩並稱啊——桃太郎內心吐嘈著。

「說是兩性兼俱，其實也不太一樣啦，更正確來說觀世音菩薩有多種面相，在世人面前可能以男相或女相現身。還有其實唐朝以前的觀世音菩薩都是男性塑像，白衣女性的塑像是非常近代的象徵。」

「這種複雜的學問就先暫停吧，對我而言太難了。」

「好啦。總而言之，T A O太郎君不需要太煩惱，因為我從未改變。你看啊，昨日的我跟今日的我不是一樣嗎，你就自然地跟我相處就好。」趴在桌子上的白澤眯著眼笑，像是懶散的貓咪一樣。端著碗喝杏仁豆腐湯的桃太郎，默默地消化著這不知道怎麼整理的新情報。

的確第一次看到白澤時沒特別意識到他的性別，他看起來就是個身高中等、身材纖細、容貌俊美的美男子，衣服的款式看起來偏向男裝，加上他總是窩在女孩子當中玩樂，所以就一直將他當作男性看待。就算突然跟桃太郎說他其實也兼有女性的性徵，對桃太郎而言也沒有什麼真實感。他們本來就沒有一起洗澡，也沒睡在同一張床上，師生的互動也從未出格過，現在知道這件事，只是讓桃太郎多自我提醒，身體上的接觸還是多多避免的好。兩性兼俱總比「其實是女性」還少了點尷尬，要不然若是意識到自己其實跟一名女性同居了好多年，情緒尚處青春期的桃太郎會想趕快搬出家門。

「如果沒發生這件事，白澤大人不打算告訴我這件事嗎？」

「是啊。」爬起身的白澤點點頭。「這樣相處起來比較不會尷尬。」

這麼說也是，雖說是兩性兼俱，但還是會一直在意對方異性的部分，桃太郎覺得換作自己是女性，大概也是會一直在意對方擁有男性的性徵吧。生物的本能就是繁衍，對異性才會過度關注。這麼說起來，是不是代表白澤這樣的身體，不論哪個性別都擁有性吸引力呢。

「啊，所以是這樣嗎。」桃太郎恍然大悟地用拳頭拍了一下掌心。  
「白澤大人之所以以男性的姿態示人，是因為比較喜歡女孩子。」

「T A O太郎君真聰明！的確是這樣啊，女孩子超可愛，你不這麼覺得嗎？至於男人，我連他們的長相都記不住，更別說談戀愛了。要是  
有男性來到極樂滿月說要追求我，我除了困擾以外還真不知該怎麼辦。」  
白澤說著整個人趴在桌子上，大嘆了一口氣。

對白澤的印象還沒有轉過來，桃太郎試著想像有男人抱著花進到極  
樂滿月，那副模樣不論怎麼修正都會是那刻板印象的超時髦西裝社會精  
英男同志帥哥，實在很難想像有人是將白澤當作女孩子來追求。啊，不  
過，現在有唯一一個男性知道白澤擁有女孩子的部分了。

「白澤大人，你怎麼會想告訴鬼灯大人您真正的性別？」

「唔。」趴在桌子上的白澤眨了眨眼睛。「為什麼呢。」

「明明是應該當作秘密的事情，卻連自己都不知道為什麼就講出口  
了嗎！」

「可能是我認為就算告訴他也無所謂吧，他本來就不是會為了這種  
程度的事就驚訝萬分、會到處昭告天下的那一型。哪知道他反應這麼激  
烈。」白澤的口氣聽起來像是很遺憾一樣。

「我不想直接點破你，可是你讓他摸了你的胸部，正常性向的男性  
反應都會很激烈的。」講了講，桃太郎發現這件事有點怪怪的。「不對，  
應該要問你怎麼會拉著他的手去摸你的胸部，這是逆性騷擾吧！」

「我不介意讓他碰啊。啊，不過不代表我誰都可以。T A O太郎君  
不可以喔。」

「沒人想摸你的胸部啦！」桃太郎激動地將碗放下，然後愣了一下，  
「咦？不介意讓他碰？」

「我想他對於我應該還是有那麼點特別吧。」趴在桌子上的白澤看不清他的表情。

「欸欸欸，所以說，欸欸欸欸？」桃太郎對於這件衝擊的事實搞得滿臉通紅。「白澤大人你、對、鬼灯大人，不不，你的女性的部分，受到鬼灯大人的吸引嗎！」

「他為什麼不是女孩子呢——」

「男性的部分嗎！」桃太郎不知道自己今天要受到幾次震驚，他決定給自己煮一碗金棗茶養養喉嚨。

「他看起來有種禁欲的性感魅力，看起漠不在乎的外表底下隱藏著激情的一面，在床上會是什麼樣子，真是令人期待啊。」白澤非但不否認，反而抬起頭，笑開了嘴，一副在學校中跟同班同學討論哪個妹子比較可愛的態度。

喂你討論的對象是鬼灯大人耶！

桃太郎發現自己沒有立即站起來吐槽，回過神來他已經將碗盤都收拾到洗碗槽，賢淑地洗了起來。冷靜下來冷靜下來，背後的大人已經是自己吐槽也好不了的重症好色鬼了。

「那麼白澤大人，你算是對鬼灯大人抱有好感吧。」將碗盤都擦乾放在置碗架上，桃太郎走向櫃台，看著準備給店門掛上「營業中」牌子的白澤，桃太郎問了下去：「也許鬼灯大人的反應是有些激進，這也多少跟你容許他，唔，碰觸你，有所關係，代表鬼灯大人對你也有好感，對吧。對白澤大人來說，這應該是好事才對。」

聽到桃太郎這麼說，關上店門，走回櫃台的白澤沒有直接回應，他面無表情地走到櫃台前，坐在其中一張板凳上，抱著兩腿，沉默不語。

看著無精打采的白澤，桃太郎擔憂了起來。昨天看白澤的反應的確受到了驚嚇，鬼灯的樣子也十分恐怖，雖說是有好感，是不是鬼灯的躁

進讓白澤感到幻滅了？嗯？白澤這樣的人會有所謂「幻滅」的情緒嗎？怎麼講得好像白澤會對鬼灯有所期待一樣？而且白澤現在看起來似乎有點沮喪，原本桃太郎對白澤偶爾的情緒低落都會放著不管，現在發覺他女性的一面就會開始胡思亂想，應該不管他，或是問問他怎麼回事，還是直接安慰他？為什麼只是突然增加了新屬性，就讓桃太郎開始感到傷腦筋了。

「白、白澤大人，你還好……」

「哈啊。」白澤打斷了桃太郎的問候，自顧自的嘆起氣來：「就算是那個惡鬼，也只是個普通的男人嘛。」

「啊？」

「對女孩子格外客客氣氣，然後也是滿腦子想著那檔事的，看起來很正經，還是想跟女人結為一體呢。啊呀，還是好色的男孩子嘛，雖然是滿可愛的，不過有種失去興趣的感覺呢。還是小姐已跟小莉莉絲比較可愛。」

「你也太任性了啊！」桃太郎將兩手拍在櫃台上。啊，他忘記準備金棗茶了。「讓人知道你的性別以後，又要對他的態度改變感到失望嗎！」

「對，你說的沒錯，因為他的態度改變了。」將頭放在兩膝上，白澤嘟著嘴的樣子像隻懶散的金魚。「我原本以為他還是會跟以前一樣，對我不分上下尊卑的對待我的。現在態度改變了，就覺得他好普通，沒興趣了。」

揉了揉自己拍得有點痛的兩掌，拿出小火爐的桃太郎靜靜地聽著白澤的自白，不覺搖了搖頭。突然讓人知道這麼驚人的消息，不會改變態度的人幾乎是不存在的吧。這麼想的桃太郎從藥櫃找出了金棗乾，放了一點在茶壺裡，沖了熱水後放在爐上燒著。

壺燒開發出哨聲時，極樂滿月的大門也突然被踢開。

「笨蛋白豬，配給我的藥量少了一半！」「呀！」

桃太郎在燒金棗茶時清楚的聽到有什麼砸在白澤身上的聲音。他趕緊轉過身察看，發現白澤跌在地上，身上有個用紙包成一大團的不明物體。仔細一看，裡頭居然塞滿了金魚草乾。

再抬頭一看，只見鬼灯大人逆光站在大門口，眨著那閃著凶光的眼睛，朝著白澤走過來。

「昨天顧著聊胸部的話題導致藥量都搞錯，真是好色的豬。」鬼灯雖然這麼說，卻彎下身，朝白澤伸出了手：「您沒事吧，可別摔到了臀部。」

到底是態度沒變還是變了溫柔，搞不懂了！桃太郎張大口看著這一幕。

白澤拍掉頭上的金魚草乾，伸手給鬼灯拉了起來，而鬼灯從背後又拿出了一束金魚草：「這是昨天失禮的補償。我不清楚您喜歡乾燥花或是新鮮的花，所以都替您帶來了。」

拿著花束前來追求白澤的社會精英真的出現啦啊啊啊啊啊！

「唔，都可以，交給我處理就好。」白澤愣愣地接過那束還在抖動的金魚草花，因為太大束了，白澤需要用兩手捧著，才不至於讓裡頭的金魚跳出來。

見到白澤好好地收下金魚草，鬼灯滿意地點了點頭，然後伸出手，捏著白澤肉肉的臉頰。

「所以您還在這發什麼呆，請您在收拾好花束以後趕緊作昨天沒完成的藥，我必須趕在中午前拿回感冒在床的笨蛋大王。」

「好痛痛痛痛！混蛋，趁著我沒有手！會做啦，我馬上來做就是了，惡鬼！」

白澤哇哇叫的將金魚草花束丟了回去，而鬼灯接過花束以後，小聲的問，活的種在前院，乾的就請桃太郎收拾嗎？白澤回應「是」之後，鬼灯就抱著花束暫且離開了極樂滿月。

「真是的，一大早就碰到這傢伙，超不爽快！」

揉著自己紅腫的臉，白澤氣沖沖的走到藥櫃把昨天的方子一一找出來，從旁一再觀察的桃太郎，眨了眨眼，看到白澤微微勾起了嘴角。

——說什麼不想要對方改變，就是希望對方保持那種虐待狂態度嗎！你這個被虐待狂！

內心雖然高聲哀號著，不過桃太郎還是轉身給自己倒了一杯金棗茶，決定當作什麼也沒注意到。

鬼灯並非毫無動搖。

他很難形容那種感覺。就好比發現自己的妻子是白鶴，隔壁的老王是自己真正的父親，不，應該都不是。來到店裡等待藥物的鬼灯看著那跟女客人調笑的白澤，想著，白澤的確一點都沒有改變。

偶爾會摸摸客人的小手，稱讚髮型很美，叫的出一半女性客人的名字，對任何人都笑容滿面，白澤一直都是這樣介於客氣跟色鬼之間，溫柔體貼的紳士。他外表清秀中性，體型也中等；單以身高而論，那是對古代人而言算是偏高的男性，對現代人而言是略矮的男性的微妙身高，體格則是纖瘦，以至於單看肩膀及臀部很難判斷是屬於男性體型或女性體型。一般人都是以口氣、應對、行動跟性取向來判斷白澤的性別，而把他歸類於美男子，他的確算是美男子，只不過現在又得知這美男子其實還擁有女性的性別。

這種屬性的人感覺能在手塚治虫的作品裡找到，只不過鬼灯一時想不到而已。

先不論別的，單是白澤性別這件事，就讓鬼灯苦惱了一整晚，理由是對他而言，白澤是個他就算直接拳打腳踢、從天空拋下、拿出弓箭對著也不用擔心的人物，但鬼灯對女性有著基本的禮儀應對，雖說對女孩子來說鬼灯的某些行動還算是粗暴，但稍微改變認知以後，鬼灯一度不知道怎麼對待白澤才好，應該像以前一樣，或是應該客氣一點？後來鬼灯念頭一轉，那種無禮的女人鬼灯也從來不曾留情，何必對白澤有所顧慮？於是他就照著自己的性子來了。

真正讓鬼灯動搖的地方在於——

他本來，就對白澤有著特殊的情愫。

用「喜歡」似乎也不夠形容鬼灯內心的情感，如果有人意外得知了這件事而問鬼灯的話，鬼灯會說他從好久以前就注意到白澤，最早的時候是在中國遊學，第一次向白澤求教的時候。

咦？可是你不是眼睜睜地看著白澤從天上落下去，被黃帝逮走了也不當一回事嗎？桃太郎問起時順口問了這個，但被鬼灯的白眼嚇得不敢在問。黃帝那件事，鬼灯本來就不打算告訴別人太多，他當時只是由於桃太郎的問題，簡單的回答，草草的結束，讓那個話題因為尷尬而中斷。

回到原來的話題，對鬼灯而言，在他還跟一般人一樣認為白澤是男性神時，就對他抱持著感情，而今白澤主動跟鬼灯說出自己隱藏的事，甚至還容許鬼灯觸摸他，受到這樣的刺激，鬼灯那壓抑了四千年的情感一下子被激起了波瀾，以至於他當下的反應激烈到嚇壞白澤。

但是啊，對鬼灯而言，白澤是女性或是白澤其實可以懷孕，沒有重要到讓他睡不著覺，那種喜悅感有點像是冰棒抽到再來一枝一樣，是額外賺到的感覺。對鬼灯而言更重要的是，白澤讓他知道了自己的秘密，樂於與他分享這個隱私。鬼灯從未對白澤透露過自己的情感，但他卻在那時被白澤容許接近，對鬼灯而言他真正驚喜的是這個。

雖說嚇到白澤以後，一切又退回了原點，不過鬼灯不著急。這就像馬利歐世界進入了新關卡一樣，雖要從頭開始攻略地圖才會到魔王城，但新關卡的第一關總是令人感到開心，鬼灯抱持著這樣的心思，耐心地照著過去的方式與白澤慢慢拉近距離。

今天的他同樣也是在極樂滿月拉了凳子坐下來，摸摸兔子，等待藥煮好，被白澤數落「你怎麼老這麼閒一直跑來」，看著白澤跟女孩子們

嬉戲。雖說自從知道白澤的性別是白澤以後，看著他跟女孩子調笑總有種奇妙的感受。

「欸，小愛愛妳說肚子痛嗎？」白澤突然的一句話打斷了鬼灯的思緒。鬼灯抬起頭，他注意到了白澤這句話其實是正經的問診。

「是啊，不知道怎麼回事，以前是經期的時候不舒服，最近也開始不舒服了，我懷疑是盲腸炎，可是沒有盲腸炎是在跟男朋友那個了以後在痛的吧？不知道是不是月經失調，白澤大人可以幫我開個方子嗎？」

外貌清純可愛的鬼族女子笑嘻嘻地對白澤說著，白澤思考了一會，將手移動到下腹部的兩側，問著：「是這邊在痛嗎？」

「對對，右邊那裡，白澤大人怎麼會知道呢？」

砰的一聲，白澤從美男子的形象變成了祥獸形態，當然，說是祥獸，卻不像一般世人所想像的這麼巨大，神獸白澤的大小大約跟五十CC機車差不多，矮肥短的模樣曾被鬼灯戲稱說是「迷你馬」。鬼灯過去記憶中的白澤應該是更加巨大的超級神獸，到底從何時開始就算變成原型也是這種中等賽斯，鬼灯也不記得，一度懷疑過去的記憶是自己記錯了。

而那頭白色的迷你馬……不，應該是說神獸形態的白澤，在那名被稱作小愛愛的小姐面前趴跪下來，說著：「我帶小愛愛去一趟醫院吧，妳可能需要檢查一下。」

「咦？有這麼嚴重嗎？」小愛愛驚恐的說。

「只是保險起見啦，小愛愛身上的事有可能其實沒事，但也有可能是很嚴重的事，檢查一下比較安心。我這裡是漢方店，能做的檢查有限。」白澤拍著尾巴，眯著眼笑的樣子總是給人治癒感，讓女孩子放下警戒及恐懼。

「啊呀，這還真是不好意思。」小愛臉紅的笑了，正要乘上白澤的時候，鬼灯輕咳了兩聲。

「請你們不用擔心，我剛剛叫了隴車，現在要過來了。」

小愛及白澤都愣愣地看著那手上拿著行動電話的鬼灯。

「欸！鬼灯大人您！」小愛這時臉都紅到耳根去了，讓輔佐官替她叫車簡直讓她受寵若驚。「這怎麼好意思。」

「我認為這是比較妥當的方式，我的藥還在等，總不能讓白澤先生就這麼離開極樂滿月吧。您還真是輕重緩急得重新考慮啊，白豬先生。」鬼灯合上手機時冷冷地看了白澤一眼，白澤則吐吐舌頭，扭過頭，故意不看著鬼灯。

隴車的效率很高，在鬼灯請求後沒多久就來了，而白澤將小愛送上了車，推薦了一個地址，然後將一張紙條交給小愛請她交給醫生，就讓隴車將她送走。早已變回人形的白澤站在門口對著隴車揮手直到他們離開了視線，隨即回頭，在鬼灯面前也拉了張椅子坐上去。

「啊、啊，真是的，還想跟小愛多相處一會的，你居然壞我好事，惡鬼。」

「我當然是鬼。剛剛那位姑娘的身體發生什麼事？」

「很有可能是卵巢囊腫，而且固定在排卵時破裂的傷口沒辦法癒合，導致性交時會疼痛。」白澤仰著頭，輕嘆了一口氣。「雖說這個大部分情況屬於無害的良性瘤，不過也有可能造成嚴重的問題，所以就把它送去專門醫科了。想說我在旁邊，她會比較不會不安的啊。」

「這也是您自身的經驗談嗎？」鬼灯歪著頭打量著白澤，聽到鬼灯的話，白澤倒是笑嘻嘻地，一點也不介意的摸著自己的腹部兩側。

「我自己是沒發生過問題，只不過知道哪個部位有什麼，出事的話會產生怎樣的感覺。我先從卵巢的位置比，要是她說不是那裡，我就會比盲腸了。」

鬼灯發現自己開始習慣了白澤這樣的問診模式，過去他總以為這是白澤的性騷擾，現在看來，總覺得不可思議，白澤像是值得信賴的女性醫生一樣。

「哼，我就當作您沒有非份之想，變回原形想載人只是因為醫師的情操。」

「啊呀，這麼懷疑我可真是對不住了，我當然是想要跟小愛有進一步的聯繫才會特地載她啊，呵呵呵呵。」白澤囂張地用手掩著嘴呵呵笑著，其欠打的模樣讓鬼灯想一腳踢翻白澤所坐的板凳，但他沒有這麼做，只是靜靜地看著白澤。

「白澤先生，在等待製藥的期間，能拜託您一件事嗎？」

「小哥你居然會有想拜託我的事？」

「能夠變成原形嗎？像剛剛那樣。」鬼灯誠懇地問著。

白澤疑惑，他兩手反握著板凳坐著不動，像是不解鬼灯的問題。

「我總覺得您的體形又變小了，是我的錯覺嗎？迷你馬。」

「才不是迷你馬！」白澤氣得哇哇叫，他馬上跳下板凳，砰的一聲，變成了原形，踢踏踢踏的走到鬼灯面前，用右前蹄拍打鬼灯的腳踝。「我這幾千年來都是這個樣子，我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可是不准說我是迷你馬，迷你豬也不可以。」

「哼嗯。」鬼灯也從板凳上起來，看著那所有特徵都在的白澤，以及那蓬鬆的大尾巴。唰的一聲，鬼灯抓住了尾根。

「呀！」弱點被抓住的白澤趴下了身。「你在做什麼！」

「尾巴還是毛絨絨的，真可愛。」鬼灯說著，將尾巴往背上掀。「唔，就算這樣，直接從臀部還是看不太出是怎麼回事嗎……」

「別抓我尾巴，你說什麼怎麼回事？」

「生殖器。」

嘍得一聲，白澤用後蹄踢開鬼灯的手，很委屈地往極樂滿月外跑出去。

「鬼灯是大變態！」

好一陣子都還能聽到白澤那哭鬧的聲音，聽起來白澤還是有待在極樂滿月附近，也許是擔心藥還在燒，也許是介意那在極樂滿月的鬼灯。而靜靜待在極樂滿月的鬼灯，又抱起了兔子。

「果然嚇到他了，但是，不嚇嚇他的話，沒事沒事就會化為原形露出屁股給人看。」拍了拍兔子，鬼灯低聲說著。「看的人只有我就夠了。」

#### 四

白澤的心情很鬱悶。

他不是個會讓心情影響到他人的那一型，所以每到心情不好的時候，他會給極樂滿月掛個店休的牌子，給桃太郎假日薪水放他一天假，然後就溜到眾合地獄窩一整天。而這陣子，雖然花費較高，但白澤總是選擇同一間店待著。

「我好幸福，就像在天國一樣。」

「呵呵呵，白澤大人不就是在天國工作嗎？」

地點是狐狸經營的妓院「花割烹狐御前」，所待之處是最上等的房間，白澤現在躺在傾國美女的大腿上，閉著眼睛，雙手放在肚子上，進行假寐。

「就算是天國也有天國需要煩惱的事，只有在女孩子懷裡，才是真正的天國。」白澤懶洋洋地說著。他任著纖細的手指梳理自己柔軟的頭髮，享受著帝王才有的待遇。

「白澤大人，很久沒見您這麼煩惱了。」那讓白澤放鬆享受的，是店主姐己夫人，也就是傳說中大鬧三國的白面金毛九尾。她只對能出得起最高金額的客人提供服務，在讓白澤躺上大腿前，好好地替他按摩了全身，讓筋骨得以放鬆了。雖說如此，白澤依然看起來十分疲憊，給姐己梳理頭髮的時候，好像快睡著了一樣。

「最近發生了什麼事嗎？」姐己彎下身，對白澤細聲問著。

白澤睜開了眼，對上了姐己的視線，然後他抬起頭，吻了一下姐己的嘴唇。

「真的要說的話，最近的確有發生什麼事。」白澤稍微爬起身，手繞過了姐己的後頸，順著頭髮勾到了姐己耳朵，用手指輕輕撫摸著姐己的耳根後頭，溫柔的愛撫讓姐己吃吃地笑了，她撫摸著白澤的後腦，讓白澤可以趴在自己的胸口。

「男人真是麻煩啊。」

「啊啦。」姐己笑著掩住自己的口。「白澤大人居然提到男人兩個字嗎。」

「也許不該設限在男人的議題，我想說的就是那個獨角喔。」

「閻魔底下的第一輔佐官，那個男人又找您麻煩了嗎，可憐的白澤大人。」

白澤將臉埋進姐己柔軟的胸部裡。「算是我一時失策吧。」

「白澤大人在鬼灯大人那裡受委屈的時候，最喜歡來找奴家了，所以奴家巴不得鬼灯大人多多欺負您呢。」姐己笑著揉揉白澤的頭髮，而白澤也側過身，側趴在姐己的胸口也跟著笑。

「小·姐·己壞心眼呢，但是妳就是這點最討人喜歡了。」

「誰叫白澤大人是奴家最喜歡的客人呢。」

兩人在柔軟的床上調笑一陣子，閒聊間燈光越來越暗，爐香也不知在何時點起了。反正白澤已訂了這房間一整天，他們有的是時間慢慢玩耍。

但氣氛卻不是一直安寧的。

白澤才剛解開姐己的腰帶，就聽到窗外傳來鬼族男子的咆哮聲，那口氣帶威脅恐嚇，不時傳來砸東西的聲音，女孩子的尖叫聲時起彼落，讓人會想馬上去窗子旁，看看發生什麼事。

「啊啦，又來了嗎？」躺在枕頭上的姐己用手指點了點嘴唇。

「怎麼回事？」白澤也躺了下來，靠在姐己旁邊，姐己則露出她那一貫看起來是嬌羞卻帶點傷腦筋的笑容。

「有個老是表錯情的客人，總是對酒店小姐認真，最後都覺得是對方負心而去，完全搞不懂我們這裡是怎樣的營業場所，但那個人卻在最近高調的使用暴力，受害的店家不只一間。現在已經到我們店附近了嗎？那還真是麻煩呢。」

「店裡不是都會有保鏢嗎？」

「也就是連保鏢都打的過的那種超強的惡鬼嘛，這裡是地獄。」是喔。」

白澤歪了歪頭。「這裡不方便叫鴉天狗警察對吧。」

「白澤大人說什麼傻話呢，我們這裡是地獄最大的花街喔。」姐己笑著戳了戳白澤的臉。

「哈哈，的確，比起流氓來胡鬧，警察來了一大堆才令人困擾。」白澤說著爬了起來，將自己的領口繫好，取回頭巾綁在頭上，穿好了自己的繡蝶鞋。

「啊啦，白澤大人？」姐己看著白澤走向窗戶，小聲地打開。

「不趕快處理的話早晚會影響到這間店的，我可不想看小姐己傷腦筋。放心，我會小心不讓他知道我是這裡的客人。」

「白澤大人。」姐己拉緊衣服，赤著腳走到了白澤身後。「您就算這麼做，我也不會替您打折的喔。」

「我知道的。」白澤回頭輕輕撫摸著姐己的臉，笑著。「來，幸運女神之吻。」

說著白澤低頭吻了一下姐己的嘴唇，然後爬上窗台，輕巧地從樓上跳了下去。

鬼的流氓總是比一般的流氓還難搞定。

那就在花割烹狐御前旁邊的旁邊的店前，被眾人圍觀的是身高兩公尺的超強壯黑皮鬼，而他手上抱著屋子的樑柱。

「小花呢！你們把小花藏到哪裡去了！」

小花根本不是在這條街上工作啊……圍觀的人竊竊私語，但是流氓不聽人說話，樑柱揮啊揮，似乎是隨便一個人都好，想找人出氣。

「好了好了，這位大哥，還請您冷靜下來。女孩子最怕兇猛的人了，你這樣會被她們討厭的。」

不看氣氛的聲音打斷了流氓的呼喊，眾人轉過頭，看到白澤拍著手，笑吟吟地朝著流氓走過去。「大哥行行好，坐下來，喝杯茶，我們來討論一下你要怎麼挽回芳心好嗎？」

「白澤大爺！」「是白澤大爺！」四週圍觀的人齊聲大呼，看到白澤出現在這裡紛紛感到驚慌，因為白澤是這條花街的最大戶。那流氓看著小他一個頭，個頭跟一個鬼族女子差不多高的白澤，皺起眉頭。

「你是這兒的老大？」

大錯特錯啊，他只是個客人！旁觀的人臉刷白的想著，卻沒人敢開口。白澤則是走到流氓面前，笑嘻嘻地。

「也不是說不對，所以你啊——」

碰的一聲，流氓將樑柱橫掃過去，重重地打在白澤的腰上，掀起了一陣沙塵。旁觀的人無不對此感到驚恐，心想白澤這下腰可應聲而斷。然而，沙塵散去，只見白澤單掌擋在樑柱與腰部的中間，另一隻手也在身前抵著那根樑柱，似乎是運用著中國功夫，將樑柱衝擊的力量擋了下來。

「不要這麼兇嘛。」白澤眯眼一笑，兩手抱住那根樑柱，用力一轉，那磨擦的力道讓流氓鬆開了手，白澤趁機一抽，將樑柱抽掉，往後落在

地上。流氓愣了一下，仔細打量著白澤，看著他那副嘻皮笑臉的樣子，惱火了起來，跨開腳，朝著白澤衝了過去。

他以為撲上了白澤，結果腦袋一昏，感覺天地顛倒，他翻了身摔在地上。旁邊的人驚訝地看著白澤的身手，白澤原地不動，好像只在空中用手打了個圓，就像流氓整個人翻了個圈，摔到地上。對旁觀的人來說，那是看起來像是柔道的武術。

「單用蠻力是不行的。後發制人，借力打力，此乃中國哲學精華之武學太極拳的道理。」白澤兩手放在身後，看著那摔在地上的流氓，他的笑容沒有動搖。「是不是應該冷靜一下。」

流氓拍了拍身上的灰土，他似乎不敢相信自己被瘦小的白澤給擊倒，還想自己是腳滑了，讓白澤運氣好看他摔了一跤。於是他立刻又爬起來，再度朝著白澤衝過去，用力揮了一拳。

這次白澤側過身，雙手抱住了流氓的手，順著他的力量往旁邊一摔，將他整個人過肩摔在地上。白澤的動作可清楚了，所以旁邊的人稍微放下了緊張的心情，取而代之的是笑了出來。

「哈哈，空有大個子！」「白澤大人，教訓他啊！」

「啊呀，我不是為了要跟他吵架而來的。」白澤苦笑著對其他人揮了揮手，然後對著那名躺在地上的大漢伸出了手。「還能起來嗎？沒事的，我只是希望你冷靜下來，這真的沒什麼。」

流氓驚愕地眨了眨眼，這才發現白澤將他摔在地上兩次，讓他成了眾人的笑柄。他咬牙切齒，伸手要抓住白澤想把他也摔在地上扭打，這讓白澤收回了手，退後兩步用手擋在胸前：「啊呀，不行不行，你先深呼吸一下啊。」

「你這傢伙！」流氓不愧是鬼族，腳一蹬，居然躍到了白澤上方。

眼看白澤就要被他壓在下頭，但白澤稍微曲起膝，腳一滑，偏移了位置，離開大漢的落下處，讓大漢就這麼直接摔在地上，臉貼著吃土。周圍掌聲如雷，有幾名女孩子喊著白澤大人。

「我想那位小花小姐一定是傷透了你的心，但是啊，我也懂得被甩的心情有多難過，真的沒必要這樣大吵大鬧的，太可憐了。不如喝杯茶，你可以認識更可愛的女孩啊。」白澤彎腰對著那趴在地上的大漢說，但大漢只是趴在地上，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啊呀，白澤大人，我看他是昏過去了。」一名旁觀者對著白澤說道。

「也好，如果他冷靜下來就算解決問題了吧，還請各位鄰居的保鏢多多照顧他一下。」白澤按著腰，露出了疲憊的笑容。「這麼一下子對我而言也太勉強了，我也該回去我的溫柔鄉了。」

白澤說完轉過身，正想晃回花割烹狐御前，卻發現自己站在陰影之下。

流氓不知何時站了起來，就站在他背後；那可是附近保鏢都無法打倒的超強惡鬼。

「你·這·個·傢·伙！」對白澤嘶聲吼叫著，張開了雙手，準備要把白澤抓進懷裡，將骨頭一根一根的捏碎。

咚的一聲。

白澤還來不及回頭，那名流氓就向前倒了下來，若不是白澤即時閃過，他還真的會被那名流氓給壓在下方。仔細一看，那名流氓的頭上，頂著一只巨大的狼牙棒。

「還真是碰到了麻煩事。」

在白澤身後傳來那令人厭煩的聲音，白澤臉色刷白，微微回頭，看著那不知何時出現在那裡的閻魔殿第一輔佐官鬼灯，以及眾合地獄秘書長阿香。

「白澤大人您沒事吧。」阿香十分體貼地問著白澤的狀況，而鬼灯跨步向前，一手拿起了狼牙棒，另一手捉住白澤的手：「您在這裡作什麼？」

不等白澤回答，鬼灯回過頭對阿香說著：「阿香小姐，請您將這個人帶走吧，剛好可以試驗新的小地獄。我知道這兒不方便請警察來，那麼就直接交由眾合地獄來處理。」

「明白了。」阿香笑吟吟地拿出手機聯絡超好色熟女團將這個在花街大鬧的流氓帶走，而鬼灯也在阿香收起手機的時候，說明今天的視察就到此為止，謝謝她今天的陪同。

「好的，那麼白澤大人……」

「我來處理。」

「……好的。」

於是阿香在超好色熟女團前來架走流氓鬼族時，對白澤歉然一笑就離去，無視於白澤擺出還珠格格當中爾康喊著紫薇妳不要走的姿勢，留下鬼灯與白澤在原地。而四週旁觀的人，早就因為認出了阿香及鬼灯，各自低調地回到自己的店內。

「先說啊。」從剛剛開始，鬼灯就一直抓著白澤的手沒有放開，讓白澤難得地露出不悅的表情。「可不是我鬧事喔。」

「我知道，我只是問您為什麼要涉事。」鬼灯的口氣很冷淡，握著白澤的手加重了力道。「您為何在這。」

「我在這裡沒什麼好奇怪的吧。」白澤單手抱著自己的肋旁，對鬼灯擠出勉強的笑容。「我真好累了，讓我走吧。」

鬼灯冷冷地看著白澤那不自然的動作，又看看那落在地上的樑柱，瞪大了眼。

「喔這柱子很厲害吧，雖然不及某人抬起房子那麼誇張，但他剛剛可是在揮這個喔。我用太極拳擋下了一擊，很厲害吧。」

白澤輕描淡寫地帶過這一段，但鬼灯立即伸手將白澤橫抱起來，不管白澤被抱起時多麼驚慌，直接朝著花割烹狐御前走去。

明明沒有跟這傢伙說我去的店是這一間的……

鬼灯踹開姐己專用的房間時，白澤委屈得快要哭了出來。

而門後的姐己跪坐在門前，對著他們兩個微微一笑。

「您可回來了，白澤大人。」

## 五

被橫抱在懷裡的白澤想裝死。

他人在花割烹狐御前最頂極的房間，被死對頭鬼灯給抱在懷裡，而自己指定的女子姐己正跪在房間中央恭迎他們回來。該怎麼說呢，明明並不是這樣的關係，應該說跟這兩人都不是那樣的關係，白澤卻有種處於修羅場的感覺。

「失禮了，請問有可以讓他休息的地方嗎？」鬼灯問著還維持跪姿的姐己，而姐己抬起頭，手比向房間深處在掛簾後頭的床，鬼灯於是將眼神死掉的白澤抱上去，讓他躺好，然後回過頭，對姐己點點頭。「雖然這麼要求很無禮，不過，我想單獨照顧他一下，還請姐己夫人配合。」

姐己單手捧顏，歪著頭，露出有些困擾的樣子。「鬼灯大人，這房間的使用權是給白澤大人使用的，奴家這裡無法提供 3 P 服務喔，請您不要為難奴家。」

「您可以去歇息，剩下的時間由我來照顧就可以了。」

「奴家的意思是，這房間只允許白澤大人一個人待著。」

鬼灯及姐己都靜了下來，房間裡瞬間只剩白澤倒抽一口氣的聲音。

「我會支付費用。」鬼灯先開口了。

「插隊是不可以的。」姐己笑著回應。

「接下來的事只有我才能處理。」

「鬼灯大人。」姐己收起了笑容，她盯著鬼灯看，看了很久很久。「白澤大人為奴家而言，不只是客人，也是很好很好的朋友喔，是可以讓牠進來我們惡女聚會的好朋友，請鬼灯大人稍微體諒一下好嗎？」

「小姐已。」白澤一手撐在腰後，另一手環抱著身體，稍微起身維持半坐的姿勢，微微皺眉，不過還是在不到一秒內擠出笑容。「他知道。這個可惡的惡鬼，知道我的性別。」

姐已用袖子掩住了嘴，望著白澤好一陣子，眨了眨眼睛。

「……白澤大人真是壞孩子，那件事不是您跟我說，不能隨便讓人知道的嗎。」

「一時情緒太興奮，講出來了，啊呀。」白澤單手像合掌一樣立在臉前，表示自己很抱歉。

「所以說男人就像個小孩子。」姐已嘟囔著，嘴角卻微微揚起，她歪著頭，沒看著鬼灯，自顧自的說著：「白澤大人是想讓鬼灯大人留下來了，可是那個費用嘛——」

鬼灯拿出了支票簿。「白澤先生用多少錢訂下房間，我就跟著出多少。」

「嗯哼，那就把房間讓給你們吧。鬼灯大人，可別欺負我的好朋友喔。」

收下了鬼灯簽名的支票，姐已笑著離開了房間，關上門時吻了一下支票。

房間頓時剩下鬼灯及白澤。

「我以為我是第一個知道您性別的人。」鬼灯將房間內的圓形木椅拉到了床旁邊，看著那調整了枕頭位置，讓自己維持半躺半坐姿勢的白澤，鬼灯的口氣聽不出什麼情緒。

「我說了是『男人』吧，女孩子可無法避免讓她們知道我的性別喔。我最喜歡跟女孩子玩耍了。」白澤笑著攤開了手，「雖說是用幻術遮蔽，不過有點真本事的女性還是能看穿，尤其在幻術能力一等一的九尾狐之長面前，這點幻術根本藏不住什麼。啊，對了，小莉莉絲也有看穿我的

性別。對於能夠看穿我的身體的女孩，我都是拜託她們別講出去就是了。」

「您啊，哪怕是會被看穿也要玩火實在是……」鬼灯嘆了一口氣，接著伸手拍了拍床。「好了，討論正事。白澤先生，請把衣服掀起來。」

「噁。」「請別裝傻。我不想看到您的私密部分，所以請自己動手，把衣服拉起來，讓我看看您的傷勢。」鬼灯的口氣不容動搖，白澤則是哼了一聲，手拉起上衣的下襠。

白澤將衣服拉到胸部以下，而鬼灯清楚地看到了，白澤身軀左側肋骨的位置，有一大片瘀傷。

「傷得不清呢。」鬼灯沒親眼看到，不過他猜想是像白澤說的那樣，敵人拿樑柱朝著他打過去，白澤擋下……沒完全抵消力道，直接衝擊在他的肋骨上。「有斷嗎。」

「只有裂開，大概。為了避開傷到眼睛，所以閃躲上衝擊到肋骨，不過我還是有用手抵消掉一點啦，不用擔心。」白澤說著將衣服放了下來。「肋骨裂開我知道怎麼處理，反正明後天我也是打算歇店，會好好休養的，不用擔心。」

「您怎麼會閃不過那種程度的攻擊。」鬼灯微微皺眉。直瞪著白澤。他過去好幾次單方面的攻擊白澤，白澤能閃躲一半，閃不過的下次也有辦法預測躲開，而憑那名粗漢的動作，白澤應該有辦法直接閃躲，而不是硬吃下那一記。

白澤望著鬼灯好一陣子，歪了歪頭，對著鬼灯聳肩。

「是因為我身體狀況不好的關係吧。唉，果然還是太勉強了。」

「狀況不好？」

「現在，正處於生理期。」

接下來的十分鐘，鬼灯拉了椅子到角落坐著，用手掩住眼睛，好作沉思。情報量太大果然還是難以消化，對鬼灯來說知道白澤是兩性兼俱是不到一個月前的事，而現在經白澤提起，鬼灯也才想起女性每個月都有這種不適的時間。

「您每幾個月就會休個接近一星期的假就是這個原因嗎。」

「算是吧。也不是每次都需要請假。」

「如果這讓您困擾到需要請假，那您為什麼要去淌剛剛的渾水？」

「唔。」扶著腰，白澤壓著患部側躺著，雖是看起來有違常理的姿勢，不過縱使比較痛，但這麼躺能讓受傷者呼吸較順暢。白澤躺好了以後用手撐著頭，就這樣望著坐在角落的鬼灯。「那樣子能確實讓我在這條街受歡迎……這也是理由之一，不過我想更多的是，雖然也有想偷懶的心情，也總有些事不想因為體力不夠而不去做。替女孩子出氣就是其一喔。」

「該說您是只追著女生跑的傻子還是什麼。」鬼灯將椅子拿了回來，坐下。「算了。先問問您有需要買止痛藥嗎？」

「不打緊。我哪邊都沒有很疼。」白澤眯眼笑著。「我真的只能休息，所以你就在旁邊陪我聊天好了，因為你讓小姐已離開了嘛。」

「現在要聊的話，只能聊些對您而言像性騷擾的話題。」

「我不介意啊。對你來說，神獸有生理期應該很新鮮吧。」

的確是這樣。鬼灯的學術腦在蠢蠢欲動了。

「跟一般人一樣嗎？」

「狀況一樣，不過週期不同。我是兩個月一次。」

「是嗎。」大概是因為身體有兩個性別，每個月都排卵的話對身體會造成負擔吧？鬼灯想像了一下。

「您都怎麼處理呢。」

「棉條。在亞洲好像比較少人用，但我在神話時代就是用類似的方式來處理了。那樣真的會比較乾爽喔。」白澤笑嘻嘻地，一點也不介意跟鬼灯分享這樣的話題。「這幾年好像有個發明叫月事杯吧，那個我也考慮試試喔，不過每次都要拿出一杯血我怕會嚇到T A O太郎君就不好了。」

「喔。」鬼灯若有所思的輕輕點頭。

「補充一下。」白澤的手指點點自己的下腹部。「我現在還是處女。」

「您啊，為什麼老在我面前講這種話，您也算半個男性，難道不知道對男人講這些會讓男人怎麼想嗎？」鬼灯伸手捏住白澤肉肉的臉頰，縱然白澤明顯露出不舒服的表情，但他還是逞強地對鬼灯硬擠出笑容。

「就——是知道啊，才要講給你這惡鬼聽，你敢的話就爬上——來——啊。」

「您以為區區出血會讓我退卻嗎，您以為我都在怎樣的地方工作。」雖然這麼說，鬼灯只是鬆開手放過白澤。以常識來考慮，在這種時間性交不僅不衛生還容易造成女方感染，鬼灯可不是放任自己欲望而無視其他道理的人。

白澤抱著枕頭看著鬼灯，「總覺得你適應的好快。」

「在地獄當中總是有各種突發狀況，要是什麼都大驚小怪，早就累死了。」鬼灯伸手揉了揉白澤的頭髮，看著白澤很舒服似地眯著眼，總覺得感觸良多。這樣看起來，想著白澤的性別，會覺得這樣的人在其他男人眼中，也算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您是為了什麼理由保密呢？」

他終究還是問了。雌雄同體在神話時代也不是完全不存在的東西，甚至有部分神明就是雌雄同體身，不過，回想起來那些一開始就宣布了

自己是雌雄同體的故事，最後總不會有好下場。好比希臘有個雙性神叫阿格狄斯提斯，因為過於強大而被眾神閹割成女神。白澤是因為擁有智慧，才將自己的性別保密的嗎？

聽到鬼灯這樣問，白澤的反應懶洋洋的，露出酒醉般暈醺的表情。鬼灯不知道是因為自己的問題讓白澤陷入沉思而露出恍惚的表情，亦或白澤的身體狀況讓他顯得慵懶。

「在你眼中，我是什麼性別呢？」

「什麼？」鬼灯愣了一下。白澤從鼻子輕哼了一聲，眼睛像貓一般地眯起。

「正因為我有雙重性別，人們容易意識到與自己相異的部分，就像是你知道了以後，瞬間產生了想令我受孕的想法，是吧。小哥啊，這就是原因喔……神獸白澤只能以男性身份在眾人面前顯露。」

「您的意思是，不想在男人把您當作女性嗎？」

「就是這樣子，因為我是靈獸。應該說，親友們的麒麟及鳳凰也是這麼認為的，在他們一族當中，出來外頭顯露在世人面前的也是雄獸，那雌麟及雌凰多半是好好保護起來的喔。這麼說，知道原因嗎？」

鬼灯托起下巴，思考了一會。

「……是害怕被人類男性強行娶回去嗎？」

「正解。在神話時代，靈獸也好女人也好，對那部落時期的人類來說都只是戰利品而已。女性能讓其懷孕，為了孕育後代必須留在配種者身邊。是能快速讓她們留下來的的好方法。」說著，白澤輕笑了一聲，側著頭望著鬼灯。「小哥啊，你信不信如果我沒有隱藏自己的性別，我就沒辦法回去天上，會在四千年從天上落下的時候，成為黃帝的妃嬪？」

鬼灯沉下了臉，沒回應白澤的話。

看到鬼灯的反應，白澤笑了起來。

「反應好可怕。你別多想，我那時還沒有性別，是的，是無性別的神獸，單純的神靈，產生了雙重性別是在那之後的事，被黃帝娶走這事是不可能的，請別擔心。」

「請您以後不要再開這樣的玩笑。」

「為什麼不，挑起你男性的妒嫉心嗎？」

鬼灯捉住了白澤的手腕，那細得能用手圈住的手，此時怎麼想都覺得是女性的手。

「您到底是為了什麼告訴我您的性別。」

白澤靜靜地看了鬼灯一會，面無表情地回著：「你要怎麼想都可以，小哥。」

「我想您應該是不太喜歡，那種為了佔有您而強迫您受孕的作法，才會隱藏到現在。而我也不否認，我的確考慮過用這樣的方式逼您就範。」鬼灯稍微加重了力道，使白澤無法掙脫。「請您聽好，在還不知道您的性別時，我就想得到您。」

「哼，是稍微有這樣的感覺。」縱然手被捉住，白澤倒沒露出緊張的反應，依舊擺出那懶洋洋的笑容望著鬼灯。「可是在我告訴你我的秘密前，你可沒想過跟我告白呢。」

鬼灯愣了一下，而白澤趁機將手抽回。

「你問我是為了什麼讓你我的秘密，我現在就告訴你吧，我有點想知道你在知道這件事後會怎麼做。而我現在是很清楚了，你跟蠻荒時代的人類一樣，將我當作戰利品來看。真的是非常遺憾，為了保護我自己，請容我拒絕你的心意。」白澤拉上了被子，將自己的身軀蓋住，閉上了眼睛。「找個好女人吧，小哥。」

鬼灯帶了一盒紅豆大福，在下午工作比較沒那麼多的時候，前往了桃源鄉。

明明昨天才在眾合地獄的花街見過白澤，鬼灯卻覺得應該此時再去拜訪一下。

說起那花街的偶遇，最後算是不歡而散。他們兩人在姐己的房間裡，聊了一些內心話，而白澤毫不客氣地拒絕了鬼灯的感情，拉了棉被蒙頭就睡。

鬼灯那時想著，你還真有膽這樣跟我講話，他想反駁，卻想不出什麼好詞彙可以辯駁白澤的歪理，應該說比起辯駁他更想把白澤揍到說不出話來，不過考慮到白澤肋骨也裂了下體還在出血，鬼灯想了想，就從姐己的房間找出了胭脂，給白澤畫了誇張的妝，然後等到白澤醒了送他回桃源鄉前都默不作聲。

雖然不知道白澤事後對這樣的惡作劇有怎樣的反應，不過鬼灯還是挺滿意自己的作品的。他畫的是歌舞伎表演中的隈取妝，醒目的英雄顏，就是用紅線來表現一個人的肌理條紋的妝扮，看起來很帥氣，搭配在白澤嘻皮笑臉的臉上則會產生一種無厘頭的笑點，真是謝謝路上經過的人都在他們離開以後才偷笑。最初，鬼灯原本想給白澤畫上醜女妝，不過替白澤上了紅唇及眼影後，鬼灯後悔了，因為比他想像中的美，於是才改成誇張的臉譜，效果倒也不錯。

談不上這樣的舉動有怎樣的意義，鬼灯回想起來，他覺得自己是為了捉弄白澤而去捉弄。並不是發怒、報復，而是看著對方困擾的樣子內

心產生欣喜感。唔，對閻魔大王也是這種心情，這大概是自己的愛情表現。不過這離題了。

總而言之，他帶這一盒紅豆大福前去桃源鄉，不是為了惡作劇而道歉，不是因為被拒絕而安撫，不是為了想追求而討好。探病的點心？很接近又不太接近，雖然鬼灯考慮著白澤的身體狀況，選了可以補血的紅豆點心，但該怎麼形容這種心情？鬼灯在選擇這個點心的時候，腦中出現的是白澤在打開盒子吃著這大福的時候，出口酸言卻又一臉幸福地吃著大福的模樣。

也就是，希望喜歡的人能快樂的心情。

越意識到自己對白澤的心情是喜歡，鬼灯就越產生一種噁心感，恨不得在白澤面前吃光這盒大福來否定自己的好感。鬼灯自覺自己對白澤的情感是奇妙而複雜的，哪怕他是女孩子也一樣。

結論而言這個行動包含著探病的潛規則禮儀，稍微減緩了鬼灯的不適。說不定白澤真實的性別也稍微減緩了鬼灯那種矛盾的心情，使得他能夠自我解釋對白澤的好感來自於異性的吸引，偏偏這似乎踩中了白澤的地雷，這是鬼灯想也想不到的；實際上時間也不夠想，從知道白澤真實的性別開始，真的還沒過一個月。

也許是這份緩和讓自己看清了情感吧。那並非是討厭，縱然承認這一切更令人討厭。

白澤口說知道他有女性的成份所以鬼灯才表白？這邏輯不通的歪理，鬼灯總算想清楚怎麼辯駁了，性別是助因，絕非主因。鬼灯喜歡白澤，不是因為他是女性的白澤，而是因為他是討人厭的白澤。

鬼灯停下了腳步。思念一轉讓他豁然開朗。

他決定就在那肋骨痛肚子痛的白澤面前大口吃紅豆大福，然後看看白澤會露出怎樣的表情再遞給他半顆吃。

這樣想的鬼灯，再度朝著極樂滿月前行。

不意外店門口掛著公休中的牌子，稍微意外一點的是對著大廳的窗子可以看到裡頭有人影。鬼灯皺眉，心想白澤應該要好好休息居然還爬起來，於是走到店門口，敲門。

「有人在，請進。」

回應了。鬼灯瞪大了雙眼，這不是白澤也不是桃太郎的聲音。

他推開了木門，看到有兩個人坐在大廳：身穿黃袍的老人，以及穿著吉利紅衣的孩童。

鬼灯微微皺起眉頭，眼前的老先生及小男童，他並非沒看過。他比了拱手禮，在兩人面前彎身低頭，說著，「晚輩鬼灯，拜見兩位祥瑞大人，麒麟大人、鳳凰大人，打擾您們歇息了。」

「呵、呵，不需要這麼客氣。」那黃袍老人，麒麟，從旁邊再拉了一張凳子，推到自己與紅衣孩童，鳳凰，的前方。鬼灯起身時還滿心狐疑，不懂這個時候為什麼麒麟及鳳凰會出現在極樂滿月，鬼灯唯一能聯想到的是他倆是白澤的朋友，可能是為探望他而來的。

「請坐吧，不用客氣，也不需要寒暄，輔佐官大人。」吃著糖麻花的鳳凰口氣懶洋洋地，眼睛盯著鬼灯看。「我們就不需要你來我往的相互客套了，你把我們當作刁難女兒的親密男同學的嚴厲父母吧，事實上白澤也是為了這個目的才拜託我們來的。」

原來如此。鬼灯一聽，將紅豆大福放在櫃台上以後，就坐上了麒麟及鳳凰給他的位置，端正坐好。他還真沒想到白澤會叫這種君王獻瑞級的祥瑞之長來，而且一次請了兩個，以對招來說，這一招可真有威力。

「兩位是想勸退我嗎？」

「倒也不是這樣，如果你是真心誠意的，我們還希望你快點娶走白澤。擔心他的身家大事幾千年，看的我們都累了。」將手中的糖麻花吃完，鳳凰眯眼舔了舔手上的糖粉，而麒麟將手帕遞給鳳凰擦臉。

鬼灯則冷靜思考要怎麼應對眼前的兩人。看似輕鬆，但對方可是明說了是來刁難鬼灯的，大概一個回答錯誤就會被擋在門外了。將眼前的兩人當作獅身人面像來慎重看待，對鬼灯來說心情還比較穩當。

「我們先來簡單的聊聊吧，輔佐官大人。」麒麟露出了和藹的笑容。  
「你喜歡白澤是嗎？想追求他？」

「是。」鬼灯毫不猶豫地回答。

「會想與他成親嗎？」

鬼灯思考了約五秒。「我並非以此為前提來展開追求，不過不討厭跟他發展成那樣的關係。我不知道他對我怎麼想，可是我有自信跟他糾纏一輩子。」

這個回答似乎讓兩老很滿意，他們都露出淺淺的微笑。

「你喜歡這個笨蛋哪裡？」鳳凰不知何時從茶壺裡倒了三杯茶，先端給麒麟後，再端給鬼灯，問著：「那笨蛋是一把年紀了還定不下來，老追著女孩子跑的傻蛋喔。」

「您說的沒錯。」這問題到底只是在閒聊或是已經在試探了，鬼灯雖有些顧慮，但還是老實地說了：「他身上有吸引人的部分，好比外貌或是智慧，不過真的要說的話，他那種不懂得看人臉色、總是惹人討厭的樣子，能讓我不論什麼狀況都能輕鬆教訓他，這麼不完美的部分，最叫人喜歡了。」

這話惹得老人家都笑了。

「鳳凰啊，你怎麼看，連缺點都包容，這肯定是真愛吧。」麒麟笑呵呵的說。

「反過來說，這也是戀愛的盲目。喜歡的時候連缺點也能接受，分手的時候這些缺點就成了藉口。彌子瑕與衛靈公的分桃典故就是這麼一回事呢。」鳳凰的反應倒是很冷靜，而他說的，鬼灯也不是沒有想過就是了。

「算了，這些都沒關係。」鳳凰揮揮雙袖。「我乃愛情婚姻的主保，有我在，你們就算分手也能乾脆俐落無負擔，所以就先別擔心未來不知道哪一天可能發生的情感淡去導致的分手吧。」

鬼灯總有種話題總是以他與白澤會交往為前提的方向去討論的感覺。明明他們的進展只到……嗯好吧，胸部都摸了，要是在四千年前早就該要負起責任而成婚了。

「好了好了。鬧了輔佐官大人這麼久，也該進入正題了。」麒麟彎下身，輕嘆了一口氣。「輔佐官大人，日前，白澤把他的性別告訴你了吧。」

「……是的。」

「是我們要白澤保密的，原因，他說有告訴你，是為了避免他被地上君王困作禁臠。」鳳凰在提起這話題時，表情多了些嚴肅。「當初在他有了性別變化時，其實是想自由自在的享受二重性別的身份，被我們阻止了。想想過去多少雌精天女是怎樣被困在人間的，我們祥瑞是怎麼保護雌配的，於是我們要求白澤以男性的身份行動，就像過去沒有性別的時候也一樣。反過來說，白澤的女性身份因此被壓抑了四千年，我們原是說只要有足以保護他而他也願意相伴的男性出現即可公布身份，但時間過了非常久，我是有些擔心最初的告誡讓他對女性身份產生了抗拒。」

「出現了白澤願意告知私密身份的男性，我們也就當作，你是被他認同的對象了。」麒麟接著鳳凰的話講，這語氣卻還沒結束，讓鬼灯開始感到懷疑；他覺得自己被接受的太快了。

「輔佐官大人。」鳳凰突然抬頭看著鬼灯。「若是你倆成婚，你會好好地照顧他，兩人有了孩子，也會盡力地撫養他長大吧。」

這是要試探什麼？鬼灯不安了起來。

「這是當然。」

「輔佐官大人。」麒麟的笑意更深了，鬼灯警戒了起來。「接下來的話題，您就當作是機智問答就好了。假使，白澤孕育了親生子，到其斷奶之時，就會過世，您會怎麼做？」

鬼灯的表情僵住了。

「這應該不算設想不到的方向，輔佐官大人，還請您冷靜看待。」鳳凰的語氣一直都很平靜，現在聽來，平靜得過頭，顯得無情了。「白澤與四瑞不同，是獨一無二的存在。這樣的他不需要性別，而身體發生變化而成了雌雄兼具的他，本可自行繁衍後代，但是那會打破獨一無二的規則，那麼在將幼子孕育成長後，雖不至於暴斃但壽命也會銳減，因為作為生物他已達到了目的。你說是不是這樣的原因，所以在他獨自一人的時候，他都沒有試圖懷孕？而也許，他是想生下真正喜歡的對象的後代再死去，才會在這個時候將事情告訴你吧。」

鬼灯在鳳凰閉口後約一分鐘才發現他話已經說完，意識到這一點時，他才發現自己反手緊抓著板凳，把座椅都刮壞了。抬起頭，冷汗正從額上滑落，延著頰骨流向下巴，咚的一聲滴到膝蓋上。

他沒想到。

祥瑞提出的可能性的確出乎他意料，鬼灯的確沒有想過，與白澤成婚可能會要了他的命。

開什麼玩笑，鬼灯咬緊牙，犬齒磨擦著下排的牙齒，讓他看起來像是隨時要攻擊的狼。

「您還好嗎？輔佐官大人。」麒麟有些擔憂地問。

「初次聽到這樣的事會如此震驚是正常的，這種生死話題，對凡物來說實在太沉重。」鳳凰慢悠悠地說著，鬼灯看了他一眼，那種眼神像是隨時要殺了鳳凰，讓鳳凰勾起嘴角。「我不知道輔佐官大人怎麼想，但是你追求的對象是瑞獸，本來就得承擔與世人不同的風險。」

「……我明白。」鬼灯鬆開了嵌著板凳的手指。他腦中閃過各種想法，各種心情。他想起白澤聽到他提懷孕露出多麼驚恐的神情，而用了同樣的理由拒絕鬼灯的追求。

「這個選擇可能會讓您與白澤的共處時間縮短，會謹慎考慮是正確的。」麒麟嘆了一口氣。鬼灯靜靜地坐在椅子上，思考了好一會。

「我無法馬上提出答覆。」鬼灯從椅子上站了起來，又對祥瑞二老行禮，低聲說著。「白澤先生他在房間裡休息嗎。」

「躺著呢。」鳳凰說。

「我帶紅豆大福來，本是為了探望他。」鬼灯走向櫃台，拿起他原是當作禮物的大福，跟二老點了點頭。「如果不介意，我想跟他談談。」

「請吧。」麒麟手一比，鬼灯就抱著甜點盒子，走向白澤的臥室。

臥室裡沒點一盞燈，白澤正側躺在床上，沒有看書，也沒做其他事，他像是面對著中式格窗在看著外頭的風景，也像是什麼都沒看。

「白澤先生。」鬼灯先出了聲，而白澤依然保持側躺的姿勢，低聲應了「嗯」，鬼灯雖然沒看到白澤的表情，但也聽的出來白澤面帶笑容。

「我聽兩位祥瑞大人說了。」鬼灯解開了甜點的繩子，落到地上，然後打開了盒子。

「是嗎。」白澤翻了個身，他換個姿勢側躺著，頭髮散在枕頭上，額上的眼印也露出來，白澤看著鬼灯，面帶笑容。「你被嚇到了嗎？小哥。」

「的確是讓我顫慄了一陣子。」鬼灯拿出一顆大福，一口就吃下半個，滿嘴白粉的細細咀嚼著。

「哈哈，可把你嚇到了吧，你這……等等為什麼要在我這個傷患面前大口吃大福啊！」

「我想看看您困擾的表情。」

「真的好過份啊！趁我沒辦法好好移動的時候！」白澤爬起來，張口對鬼灯抗議著，但是話還沒說完，鬼灯就把吃了一半的大福塞進白澤嘴裡。

「如何？」鬼灯看著那眨著眼呆呆的含著紅豆大福的白澤，看著他傻傻地用雙手扶著那被鬼灯吃過的大福，慢慢地將其吃完，然後舔去嘴邊的豆餡。

「很好吃。」「那就好。」鬼灯將紅豆大福放在床頭櫃上。「您的身體什麼時候會好。」

「唔。」白澤摸摸肚子。「你說肋骨還是肚子。」

「都是。」「大概三天吧。」

三天。足足有餘了，鬼灯點點頭。

「三天以後，我來告訴您我的答覆，好嗎？」

「喔？」白澤用手抹去了嘴邊的白粉，對鬼灯似笑非笑地說著。「你不打算果斷地放棄追求的念頭嗎？」

「請您回答好不好。」鬼灯堅定地說著。白澤看著鬼灯眨眨眼。他覺得，鬼灯沒有迷惘。

「好。」白澤閉上眼，笑著。「我等著你三天後的回答。」